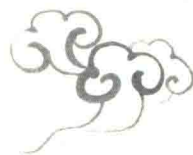


看懂中国字 读懂中国心

王元鹿 主编
王元鹿 著



汉字中的 符号之美

全方位展示汉字的美

汉字中的 符号之美

王元鹿 著
王元鹿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字中的符号之美 / 王元鹿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5. 2

(看懂中国字 读懂中国心 / 王元鹿主编)

ISBN 978-7-5496-1130-0

I. ①汉… II. ①王… III. ①汉字—研究 IV. ①H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07311 号

丛书策划: 张 衍

丛书主编: 王元鹿

出 版 人: 桂国强

○看懂中国字 读懂中国心○

汉字中的符号之美

作 者: 王元鹿

责任编辑: 乔 聿

装帧设计: 王 翔

出版发行: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40×960 1/16

字 数: 160 千

印 张: 12.5

ISBN 978-7-5496-1130-0

定 价: 38.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序

王元鹿

有一件美好的东西，日日与您为伴，日日为您服务，您却常常忽视了它的美——内在的美与外在的美，这就是汉字。

汉字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宝贵遗产之一。如果说到汉字的特点与特色，一言以蔽之，就是美。汉字的“美”包含了使汉字得以产生与发展的客观环境的美——有物质的美、精神的美、逻辑的美还有大自然的美。汉字的“美”也反映在汉字自身的构成与形态上。造字方法的精巧，文字姿态的曼妙，都令人赞叹不已。

汉字的“美”有其历史过程。如以甲骨文的产生为起点，汉字至少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何况甲骨文其实还不能算是汉字的最早形态。然而，即便在甲骨文与早期金文中，我们已经可以领略其古朴与端庄，还可以理解通过其字形背后的古代社会的历史、文化与生活现象，乃至我们祖先的造字的智慧——这一切，都是美不胜收的。

今天我们使用的现代汉字，已经是几经变化的形体，多少已失去了它们的早期风貌，也不易推断出他们造字的依据。学者们的不懈努力，使我们逐步深入了解了古代汉字的来龙去脉，并进而通过古代文字的研究去搜寻我们祖先的生活状况及他们的精神风貌。可以说，从汉字看历史，又从历史来追溯汉字的渊源，既是一个科学研究的过程，又是一个欣赏文字美



的过程。

必须说明的是,这套书是在参考古今许多文字学及相关学科专家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写出的。限于丛书的体例,行文中引用或述及文字学专家或其他领域专家的观点与成果,一般不专门写出或注出他们的名字及这些著作的名称。在此,向这些专家致以衷心的感谢。

美是需要去发现的。由于我们见惯并用惯了汉字,才使我们习以为常地不去注意其内部蕴藏着的美。这套丛书,就是鉴于此种情形策划设计的。从文字与文字相关的角度——语言、历史、文化、考古、文学等多个方面,全方位地挖掘并向读者展示汉字的美,是本丛书作者的美好愿望。如果读者随着我们的笔,在弄清一个个古文字的同时,进一步了解它们折射出来的中国古代社会历史与文化的方方面面,以及我们的祖先的思维特点与心路历程,这将是何等快意的事!

2012年7月写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



目录

序

王元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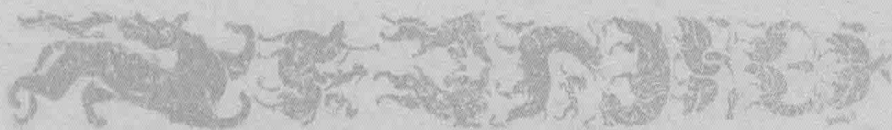
壹

从『一』数到『亿』

贰

最早的方位字

92	88	84	80	76	70	65	60	55	50	46	41	36	31	25	20	14	8	2
追索『中』字的蹊径	从『右』看『左』	『左』、『右』何者为上	『下』比『上』好？	『上』是一粒芝麻	满『亿』才能满意	『万』，大数还是小数？	『千』字的故事	『百』字的来历	『十』——大数、完整数、模糊数	『九』，曾经是最大的数	『八』是另一个吉祥数	关于『七』的调查	『六』因何而圆满	追寻『五』字的来历	『四』，你吉祥吗？	『三』到底是多少？	『二』，和谐还是对立？	无处不在的『一』



叁

五行是什么

98

古代的「金」是什么？

102

欣欣向荣的「木」

106

充满矛盾个性的「水」

111

「火」，人类共同的崇拜物

115

「土」真的很土吗？

肆

诡异十二兽

122

从「鼠」的「人品」说起

128

「牛」有多「牛」

135

「虎」——土生土长的兽王

141

温顺而又疯狂的「兔」

146

「龙」，你究竟是什么？

152

「蛇」——古越人的图腾

157

「马」力无穷

163

「羊」也是一种瑞兽

168

调皮可爱的「猴」

172

平常却不平凡的「鸡」

178

说「犬」侃「狗」

183

「猪」——生肖中的副班长



歸我第園家火丸
筆人牛山武佐子
川生司子子子子

从「一」数到「亿」

歸我第園家火丸
筆人牛山武佐子
川生司子子子子



【无处不在的“一”】



有一个汉字，它在几乎每一篇文章中都会多次出现。它是最小的一个数字，又是最大的一个数字。它是什么字？——我才写了几十个字，它已经出现了四次！

它当然就是“一”——智慧的读者一定会这样说。

“一”是最小的数字，因为在正整数中找不出比它更小的数了；“一”又是最大的数字，因为“一”意味着“一切”。

当我们说“一无所有”或“一是一，二是二”的时候，“一”就是一个表示“一个”或“第一”的数字；而当我们说“一应俱全”、“一座皆惊”或“一空依傍”的时候，那“一”字的意义却是“一切”了。

《说文解字》对于“一”字的说解是：“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老子》也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尽管两种说法都有点故弄玄虚，但是其大致的意思确乎没错——“一”既是最小的数字，又可以包罗万物。

“一”字，甲骨文刻作，金文刻作，小篆作。可见，在遥远的商周时代，汉字的“一”始终是平稳的一横。

当然，《说文解字》里的古文“一”字写作，比较繁复，可那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事，只是为了把字形装饰美化一下罢了。“一”字还有一个字形“壹”，《说文解

字》作，也是后起的，它可能是一种酒器的象形，并在酒器的肚子里加了一个“吉”字。当然，这“吉”字并不表示酒器里放了一瓶“王老吉”之类的饮料，而仅仅表示其读音与“吉”字相似。这个“壹”字的产生也是比较晚的。

世界上凡有文字的民族应该都有“一”字。古代埃及、苏美尔与玛雅的古文字，乃至北美印第安原始文字中，都有与甲骨文的“一”造字原理相似但具体形象未必相同的“一”字。

然而，从甲骨文、金文甚至比甲金文更为古远的陶文开始，“一”字的字形可说是始终如一。比较这些书写的时间和地点乃至书写的格式各自不同的“一”，我们可以发现，老祖宗们几乎无一例外地用一横来表示“一”。这又有什么讲究呢？



老子像

引自吴为山《天人合一——老子》，《文艺研究》2010年第1期。



我们若是去看看我国乃至世界上的一些民族表示“一”的字的形体，就可以发现，这一个个“一”字，往往大致相同，但又有小异。

我国的“活着的象形文字”东巴文的“一”写作。

苏美尔人的“一”有写作的，又有写作的，到后来，写作了；古埃及圣书文字则把“一”写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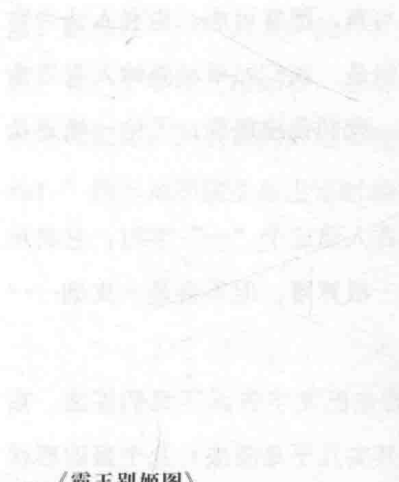
马亚文的“一”则是，中间的一个小圆点表示一，而边上的两个符号仅起装饰作用。马亚文的“二”写作，边上的两个符号也是装饰符号。这恰与汉字的“一”加上装饰符号 (弌) 作和“二”加上同样的装饰符号作，异曲而同工。只不过汉字加上去的好像是兵器或木桩，玛雅文加上去的是两个小馄饨。

从古远的汉字来看，无论甲骨文还是早期金文，“一”字都作横写的一划，可算是最简单、最划一也最为平稳的。我们相信，“一”字始终如一的历史及其简单而端庄的形体，恰恰象征着中华民族的统一、稳定与庄严。

必须注意的是：这个“一”字虽然以它为部件，可以造成许许多多的字，却往往只是用它的一横，在这些字中，并不显示其作为数词的“一”的意义，只有个别的字，如“二”、“三”之类的数字是以“一”叠加成的。

尽管在文字学上，“一”用其本来意义作为一个构字部件，用途看似不大，但是单独使用“一”这个字的场合真是太多了。

我们统计过，《辞源》中，以“一”字开头的词语就有 350 条，其中一半以上是成语。据说，周恩来总理在看京剧《霸王别姬》时，用了 6 个词语。如当戏演到项羽不顾形势不利，不听劝阻，决意出战时，周恩来评道：“一言堂。”随着戏的情节发展，他还用了“一家之长”、“一意孤行”、“一筹莫展”、“一曲挽歌”和“一败涂地”来形容项羽的处境。在周



《霸王别姬图》

引自赵成民《霸王别姬图》，《荣宝斋》2010年第5期。



恩来同志的口中，也可以知道，“一”字可以用于表达许许多多的意思，在我们的语言中无处不在。

欧阳修晚年自号“六一居士”，这六个“一”意味着什么？他说：“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屡易其号。”原来，“一”是可以代表许许多多东西的。



欧阳修自用的“六一居士”章

引自萧高洪《篆刻史话》，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

最早的“一”字，应当是一个基数词。有人认为它是一个正在为计数而扳着



的手指的描摹，有人认为它是一个算筹的写真，都有可能。也有人认为它是一块小石子的象征，好像有点勉强吧？但是，我们如果从原始人类思维的角度考虑“一”这个数字的来历，那么，我们会注意到，无论一横还是一竖，也许都还不是“一”字的原始形态。

因此，时至今日，我们已经难以明白古人造这个“一”字时，它表示的是什么意思。也许是一个手指，也许是一根算筹，但不会是一支烟——那时中国还没有香烟。

“一”的原始形态是什么呢？纳西族的东巴文字告诉了我们答案。东巴文较早期的经书中把“九对蛋”写成（其实几乎是画成）九个蛋的形状 ，而经文中并没有出现东巴文的“九”字。到后来，经书中才用“九蛋”来记录“九对蛋”作 $\begin{smallmatrix} \bigcirc & 111 \\ 111 & \end{smallmatrix}$ 。我们据此可以推测，很可能汉族的祖先，也经历了在比甲骨文为早的文字中以画一个蛋表示“一个蛋”、画一只鸡表示“一只鸡”的时代。从这个角度看，甲骨文已经是一种相对先进得多的文字了。

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这“一”字是一个指事字。而所谓指事字，往往是以抽象的符号来表示一定的意思。我们由此也可以推知，许多数字应当是指事字。而这些指事字，有时又可能是从表示实物的象形字的叠加发展而来的。

然后，“一”字的意义引申为序数词。我们说“第一”的时候，“一”就是用来表示序次的。今天我们有“一哥”、“一姐”的叫法，这时“一”就是个序数词了。自然，“一”字的用法还不止于此。

“一”字还可以用作动词。《荀子》说：“一天下，财万物。”在这里，“一”就是统一的意思。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一”与“第一”还可以用来作姓氏。江苏与安

徽，就有姓“一”的人。此外，姓“第一”到“第八”，都不乏其人。据说，有一个学校长跑比赛。运动员报到时，一个学生说：“我是第一……”没等她说完，那当裁判的老师就说：“第一、第二是你们比赛后才能决定的！”殊不知那孩子生出来时就是“第一”了！

走



【“二”，和谐还是对立？】



“二”是自然数中最小的偶数。《说文解字》：“地之数也。从偶。”这一对“二”的说解说明了：至少自东汉开始，古人已经注意到了“二”在数学上的意义，乃至“二”的另一些更深层次的涵义。

应该说，“二”字在形体上是两个“一”的积累。在甲骨文中作, 在金文中作。后来，出现了加上装饰部件的“式”（作）。再后来，大概因为“二”用来计数，又在的下面加上了一个“贝”字成为“贰”。现在的人民币、发票与收据上，大写的“二”字还是沿用这个“贰”字。

“二”这个字既然是最小的偶数，那么它在数学上的意义，显然是相当特殊而其他整数数字无法替代的。当我们考虑到计数与数学其实是现实生活的抽象时，我们更加会意识到：数字“二”在哲学、科学及我们的生活中，必定也都会有着极其突出的意义。

“二”从“一”中分化出来，在人类的计数史上是一个极为重大的事件。也就是说，要是人类“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那么他们对这世界的认识显然是不真实、不完整的。为什么英语中“两个事物”是用复数来表达（往往在这个记录事物的单词之后加一个-s或-es）？恰恰是因为2与1有本质的区别罢了。我们也许不很注意一毛钱与两毛钱的差别，但是“一个”与“两个”却往往大有不同。在鲁滨孙漂流到一个孤岛上时，要不是有那个“星期五”与他为伴，后果会大不一样，这就是“二”优于“一”的最好证明。

我们至少可以把“二”的这种特殊性归结为以下几点：首先，“二”是个比“一”大的数字，仅从这一意义出发，如果我们对“二”的内在涵义深加发掘，可以发现：“二”除了具有“正整数二”这个字面意义之外，至少还包含着以下三种意义：其一，“二”常含“成双成对”与“匹配”的意义；其次，“二”向我们展示了世界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其三，“二”字还隐含着事物间的对立与变化。

因为“二”常含“成双”与“匹配”的意义，所以我们的祖先常常把它作为一个吉祥的数字。

“二”是一个成双的数，自然会给人们一种平衡而和谐的感觉。其实，“二”的许多同义词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个秘密。有时，我们常常以“二”的同义词来表示“二”数。结婚的时候，我们会称新婚夫妇为“一对新人”而不称“两个新人”。买鞋的时候，我们会对营业员说“买一双鞋”，而不会说“买两只鞋”。今天我们送礼，往往还是尽可能送上成双的物品乃至成双的钱币——除了丧事。

而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大自然也给“二”这个数的和谐性以有力的证明：在音乐上，如果有两根绷得一样紧的弦，一根的长度是另一根的两



石刻《双子峰》
引自覃甘来《双子峰》，《宝藏》2011年第6期。

倍，那么，它们所发出的音会达到和谐，而那根短弦的音恰好是另一根的两倍。在视觉上，如果我们拍照时画面采取长宽之比是2的平方根比1的所谓“黄金分割”，由此拍摄的画面会是最使人感到舒适的。现在计算机的计数系统之所以设定二进制，也是由于这一系统是最便于其状态设定的。

说穿了，这“两”本来也是“二”的一个同义词，我们在表示基数的时候，尤其是现代汉语中，用“两”表示“二”的场合比较多，而用“对”和“双”替代“二”和“两”，更显示出“二”的“匹配”义罢了。这个常常代替“二”的“两”，金文作，究其字的本来意义，竟是“车辆”的象形。车辆原就是左右二轮匹配的。后来由于“两”字太适于表示成对的事物和概念了，才出现了左边加上一个“车”旁的“辆”，而这个“两”字就专职表示基数词“二”了。